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六十九回 聚仙臺議傳妙道 海口鎮驟遇水精

三緘為徒眾苦留體，在衝雲閣中間住數日。眾徒得傳正孰，習煉頗有功效，不捨三緘去而之他。三緘意欲北游，辭及諸弟子曰：「爾輩即在此間煉習道功，吾游北地歸來，然後同游西面。」八人曰：「師也隨身有弟，吾輩皆弟子也，又何不可同游乎？」狐疑曰：「道弟等既欲追隨，宜祈師尊與爾道號。」八人聞說，同跪三緘座前。三緘像其人而取之曰統道、用道、昌道、明道、望道、取道、探道、成道。道號予畢，齊齊拜舞，各整行李，追隨三緘，直向北地投之。當斯時也，紫霞真人已知三緘道心穩固，所收徒眾數十，盡得正孰。以此闡道，正是其時，心念中不勝欣喜。轉思西北地界惡妖最多，三緘雖有一二防身仙寶，其本性內無毫釐妙道，如何敵之？且約集諸仙，再為計議。遂將會仙旗幟高插聚仙臺前。轉瞬間，群仙並至，清風四達，鸞鳳交鳴。群仙集餘，拱立臺下，同聲詢曰：「聚仙臺高插仙旗，會聚群仙，有何計議？」紫霞曰：「前承眾仙推尊吾躬闡道一事，三緘此刻道心堅固，相從者實繁有徒，東南之區，業已歷遍，茲又雲遊西北矣。但西北惡妖極眾，若不傳以妙道，何能敵之？吾故邀請諸真，同為計議，看可傳與不可傳耳。」一時騰虛、凌虛、碧虛、雲衣、霞衣異口同聲曰：「紫霞真人道不私授，可見用心最公也。諸真等以其言為何如？」群仙曰：「三緘道功至此，傳以妙道，誰曰不宜？」中忽一仙曰：「三緘於道，不過得三分之一，不可傳也；其心猶未堅穩，不宜傳也。不如再待數載，俟彼道旨精熟，傳之未遲。」紫霞曰：「答言者何人？」臺下應聲曰：「靈宅老仙耳。」紫霞曰：「爾既為大羅仙子，俗氣尚未除耶？」

前官吾遣弟子臨凡，停道弗闡，今時正當闡道，爾又阻其妙道不傳。究存何心，乃於道中作梗如是！」靈宅子曰：「吾察三緘功候尚欠，不得將此妙道妄傳於彼，其實無有別心。」凌虛曰：「三緘係紫霞弟子，妙道當傳與不當傳，彼自知耳，何容靈宅老魅出口濫談。」紫霞曰：「凌虛真人所言甚是。傳此妙道，吾仰清虛一行。」清虛曰：「紫霞任代道祖，闡道塵世，紫霞即道祖也。既命於我，我不敢辭。」駕動祥光，望北而去。

清虛去後，靈宅子怒氣勃勃，亦駕祥光而歸。紫霞見之，秘謂諸真曰：「清虛此行，靈宅必多阻滯。諸真等如聞清虛傳道之所化成，須入其中，一同壓鎮，以防靈宅別生他事，暗害三緘。」凌虛、碧虛曰：「吾等早知，焉肯坐觀成敗？」計議已定，紫霞撤旗回洞，忙傳正心子、復禮子、誠意子而囑之曰：「此次傳道，又有靈宅相阻，爾三人速到清虛處聽用可也。」三子領命，各駕祥雲，直投清虛洞中。

清虛已知來意，遂命三子選地，以為傳道所焉。三子駕得雲車，半空遙望，已見三緘師徒向北而游。復禮子曰：「清虛真人領傳道之事，命吾等地選幽雅，以待三緘。事不宜遲，須急尋之。」於是驅動風車，疾向前行。行約片時，見一谷焉，勢若盤蛇，曲折可愛。谷之東面，生一土山，林木森森，人跡罕到。復禮子曰：「此地隔絕塵寰，不必他覓矣。」遂將雲頭按下，在山內祥視一遍，仍登雲路，回稟清虛。清虛曰：「有此佳境，爾速化一傳道之所，以候三緘。」三子奉命不違，急回是山，化一古剎，額書金字曰「萬壑庵」。刻風雕龍，紅垣圍繞，青松綠竹，掩映其間。化畢，日在庵內，拭目俟之。

三緘率領門徒，沿路奔走，行力已疲，欲得一所，靜養其身。奈是地荒涼，絕無觀剎。問諸村老，市廛雖有，其路甚遙。

三緘無可如何，乃命狐疑覓一小閣於前途，將肩暫息。是時靈宅子正在七竅公所。呼回赤鯉、毒龍，命阻三緘傳道之說。二妖奉命前來，遙見三緘師徒緩行在道。赤鯉曰：「不若即在此地，化一小小茅庵，待三緘入時，吾等意出不虞，擒回洞中，以復師命。」毒龍曰：「此計妙甚。」當即吹起山霧，頃將村野化為茅庵。狐疑至茲，見得茅庵一座，入內而視，僅有二道。

訴其來意，二道欣然。狐疑未察其詳，轉導師徒，直入庵內。

二道獻茗後，煮酒作食以款之。至晚，將三緘徒眾另安寢所，然後導三緘於密室。三緘目睹此室佳極幽雅，亦不疑二道為靈宅所使，坦然跌坐，習彼道功。赤鯉、毒龍緩緩布就密煙，將三緘托去，安放靈宅洞內。靈宅又托入後洞而幽禁之。不惟三緘不知，三緘弟子亦不知也。

待至天曉，狐疑見與紫光等盡在綠野之中，茅庵毫無，三緘亦渺。狐疑曰：「完矣，完矣，昨夜又遇妖矣。」忙於是地尋得一閣，名曰「綠蕉」，安置諸道友於閣中，駕動妖風，西走東竄。恰值復禮子雲頭見之，按下雲車，疾聲吼曰：「爾係何妖，在此作甚？」狐疑曰：「吾非他，乃三緘仙官門徒狐疑是也。昨晚吾師不知被何妖擒去，吾乘風遍訪，蹤跡渺然。有觸上仙，祈為寬恕。」復禮子驚曰：「爾師為何不見耶？」狐疑遂將入庵情形詳述一遍。復禮子曰：「是必靈宅所使也。」急回清虛洞內，以告真人。清虛當請紫霞及諸真言之。

紫霞諸真同來靈宅處，假意請彼傳道。靈宅隱身不露，托言他出未歸。紫霞詈曰：「老魅枉為上界仙真，常常阻道。今將吾弟子藏於內洞，意欲胡為？夫此三緘，道祖以道任之，上天以道肩之，稍有差失，爾身想萬段矣！」言畢，內洞將三緘推出，人事不知。紫霞忙以金丹納於口內。三緘蘇後，又復索曰：「吾之腸絛子、飛龍瓶，速速還吾！」靈宅童兒向外答曰：「二寶在爾身旁，吾等並未之見。」紫霞謂三緘曰：「爾肩闡道大任，此二寶得之則去，不得即在彼洞久住毋歸。」三緘依言，復入洞中，跌坐習道。靈宅恐上天見罪，只得將二寶交付。

三緘得寶，仍不歸之。靈宅子曰：「寶已付還，又胡不去？」三緘曰：「吾之來也，原非自來；其去也，何堪自去？況復路途不熟，若何歸耶？」靈宅無奈，爰命童子導之而歸。歸來原地，不見徒眾，隻身獨影，緩步長途。

狐疑自遇復禮子後，訪師不得，仍轉綠蕉閣內，暫停步履，以候乃師。殊候至數朝，絕無形影，乃謂諸道弟曰：「爾等切毋他往，待吾復去訪之。」言畢，駕動妖風，騰在空中際。又值復禮子乘得彩雲，欲邀三緘入萬壑庵中傳道，忽聽妖風響亮，繞雲而過。慧目視去，知是狐疑，乃呼之曰：「駕妖風而過者，莫非狐疑乎？」狐疑應之曰：「然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師安在？」狐疑曰：「失師數日，尚未見歸。策無所施，今特訪之四方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速去陽關大道候之，爾師來矣。」狐疑聞言，按下風車，墜於道左。候未片刻，三緘果至。狐疑見而迎之，曰：「師何往乎？」三緘一一道其由來。狐疑曰：「吾師勞矣，可入綠蕉閣中暫為休息。」三緘入閣，徒眾參拜後，同住於茲。

住已數日，三緘曰：「戀一地以為安，終非成道之器，不如前往。」徒眾得命，各肩行李，又奔途程。復禮子見之，化一平常道士，在前候著。三緘至，揖而詢曰：「道士何往？」復禮子曰：「明日吾師在萬壑峰上萬壑庵中傳道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師傳道，可許外來道士一聽否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大道為公，焉有不許？」三緘曰：「爾師果能不分彼此，吾亦願往焉。」道士曰：「如是，速隨吾來！」及至，復禮子將三緘諸徒安頓一所，乃導三緘入內，參見清虛。清虛曰：「爾知吾否？吾乃清虛真人也。但不知爾道近日所造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二神尚未相得耳。」清虛曰：「脾心不得，道何由成？欲相得於二神，則五行宜調，六腑宜利，又必流通血脈，以汗為漿，修護七竅，掃去不祥。盡此數端，不必求其何若，自然二神相得，而下玉英。益壽奇方，即在此元氣之上。稟由茲精進，返已還丹，一旦功成，朝元反本，不求而獲矣。」三緘聞此，大有所得，忙忙拜謝指點之恩。清虛又曰：「爾欲遊遊北極，是地惡妖更甚東南，以其道高而魔必至也。吾賜爾旌一幟，緊帶身邊，若遇難臨，樹以蔽體，無論魔妖鬼怪，概不見爾焉。」三緘拜而受之。清虛將道與寶一一賜畢，仍命復禮子送下萬壑峰頭。師徒邁步前行，直向北去。

卻說北海一精，法術高妙，凡水族內無不畏服，群以「水精王」呼之。一日水精王駕動海雲，閒遊天外，正當靈宅為紫霞所辱，欲復其仇而未果，心中悶甚，亦駕祥光天際閒遊。游至北面，遙見海雲一朵，冉冉而來。靈宅知是海妖，按下祥光，向前吼曰：「爾何妖部，敢於祥光之下遊行？」水精王曰：「爾行爾地，吾行吾方，兩不相干，爾何多言如是？」靈宅曰：「偶然得遇，問及諒亦無妨。」水精王曰：「勞爾問訊，有何說辭？」靈宅曰：「爾知紫霞真人乎？」水精王曰：「上中下界，各有仙子，誰知

紫霞。」靈宅曰：「吾非誇紫霞也，以彼命奉道祖，闡道人間，十數載中，所誅水族不少。爾有本領，何弗為水族一復其仇？」水精王曰：「害人妖物，固宜誅也，何仇之有？」靈宅曰：「有害於世者，誅之固宜。恨彼常言：『水族概不可容，俟三緘弟子大道成日，必合山妖而盡誅之。』即其言以推其心，其視水族，輕若鴻毛矣，故爾常言若斯。可惜水國汪洋，無一頂天漢子，而甘受此言也！」水精王曰：「是說也，爾刁弄之言乎，抑果紫霞之言乎？」靈宅曰：「此吾之常聞於紫霞者如是耳。」水精王曰：「彼何藐視水國一至於此？」

吾若得遇，且與試試高低。」靈宅子見水精王有試法之語，遂乘機言曰：「爾欲復仇甚易。彼之弟子三緘，今正北游，定來北海。子須留意，毋失其時。」水精王聞得是說，海雲一墜，一線海光，如火如荼，竟向北海而去。靈宅子暗自喜曰：「待三緘至此，即能不傷乃身，亦必使之受其磨折。」祥光撥轉，歸洞不提。

且說三緘，得清虛真人傳以到頭功夫，日夜習煉，近道已不相近遠。身強力壯，行動如飛。自出萬壑山，向前奔走，又不知途去幾何。有日來至海口鎮。此鎮最大，煙火稠密，不讓都城。三緘師徒同入鎮內，尋得浪王廟安住。廟內道長賢而好道，每見遊方道士，必厚待齋筵。三緘住茲已近半月，無非日遊街巷，談些善語，以勸市人。游至旬餘，卒未見有回心向道者一問行止。三緘於是仍歸廟內。

無何，天忽陰雨，三緘日日繩牀趺坐，以運道氣。至無人之際，弟子輩有以道請者，則詢其所至而引之。待天色開霽時，三緘獨自一人竟至海口。極目四顧，幢艘蟻集沙洲，坐賈行商，往來不絕。三緘即海水而悟道，心正暢然，條聞前面鐘鳴而呼曰：「今日酉刻，爾客商等急將貨物運至岸上，彼有主顧之地安頓停妥。今夜子刻，係水精王誕，水族來朝，凡幢艘中皆設牲酒慶祝。如膽敢在舟不起，而為水族吞噬者，是自尋死路，無怪乎人！」鐘鳴以還。但見官商輩個個僱工運貨，一時如蟻焉。三緘異，歸得廟中，暗思：「水精王之名，必是水裡妖屬，不知是鎮何以尊敬若斯？吾且將隱身旌兒隨帶身邊，暗渡空舟，視彼如何模樣。」計定，功夫煉後，假意出遊。狐疑詢曰：「吾師又欲何往？」三緘曰：「無事出鎮，閒遊海口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身獨自，弟願為從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在廟內習爾道功，師去閒遊片時，即便歸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弟子亦在廟中不堪禁閉，吾師遊玩，何妨率弟子一往，以消遣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既欲追隨，凡事以師命是從，不可造次。」狐疑諾，遂隨三緘向海口而游。舉目視之，海霧蒙蒙，海雲密密，幢艘無數，盡於艙內排設祭儀。三緘觀望逾時，將旌展開，師徒二人身隱旌下，徐行緩步，直上一隻大舟。是舟祭禮豐厚。

師徒候至更許，突然海水中數百燈光衝波而出。近舟視去，旌旗繞繞，人馬紛紛，一隊魚首人身，擁一王者，竟登此舟之上。侍從輩將所設祭禮捧呈王者。王者一一嗅已，曰：「此鎮人民，頗能敬吾，宜賜以福。」從人曰：「大王仁恩下逮，是鎮叨治多矣。」王者大笑不止，命蚌部女子舞樂為樂。蚌部得命，各舉樂器，一時笙管嗷嘈，雅韻悠揚，無不中聽。樂罷而舞，體態翩躚，愈舞愈高，袖長數丈。舞到妙處，海風細細，海氣逼人。王者喜曰：「今宵之樂，不忍歸也。然海中蚌女，視以為常，不知民間女郎，較蚌女何若？」一蝦首人身曰：「民間女郎比諸蚌女更覺絕豔，大王明歲示知鎮人，每舟除祭禮外，要供一絕色女人，違者以水擁之。」又一蝦首者曰：「明年此日，相隔甚久，不如今夜命魚部暗上鎮去，迷弄四五女郎來此舟中，以資王樂。」王者曰：「爾言正合吾意。」即傳魚部十數大漢上鎮而去。

不一刻，少女攬至。王者命彼舞之。少女等不識何以為舞，惶恐之象，弱態堪憐。中有一二烈女，挺立不動。王者近前攬抱，被彼一掌，推臥舟中。王者起而怒曰：「此女不馴，可擁海波淹去是鎮。」蝦首曰：「是鎮年年敬獻牲醴，可謂虔潔。」

女雖不馴，鎮人非不馴也。如淹以海水，不幾有負鎮人乎？」王者曰：「吾為海中之王，被民女為侮，如何處治？」蝦首曰：「罰民女可也。」王者曰：「如是，將彼弔下，撲以重鞭！」侍從依言。四五民女呼號慘切，援救無人。狐疑情不自禁，手執雙劍，輕輕度至王者身後，劈頭擊去。王者一聲大叫，跳入海內，侍從亦隨入水。其有避之不及者，被狐疑執劍亂刺，喪亡甚眾焉。